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1)	
函號	371	2

371-2



詩序
鄭

詩傳
賈

詩說
申

詩外傳
韓

詩末
陸

詩攷
王

詩地理攷
王

爾雅注
鄭

律集第一圖

S-17E

津逮秘訣序

殿柯古
為大善書史

為抄想
醜醜醜

有至味
存牙然味
而中矣

皇朝必書一集

多而貴奇之亦貴廣而

貴秘之至者之士亦求

粗穉為一飽之無時試

嘗之以親紫紙醃物

酸醃翠有不為之者以為

異美者卻予故謂口之

於味且回嗜焉得一秘本

瓶裝以之樣之以當授

聲而四方同志之各不
 若見投以每年素有如
 子卷其通塔長胡春
 轅氏溪山秋冊二子解

函水屬惜中煇於玉林
 辛至之空予留之補亡保
 六予舊刻不喜百有
 餘程皆玉桃空弦非

取法以教西學也因念家

義以造務國凡二十二代

三子七百餘年召心在何

限至或人地億歎及代

錯況可傳與終缺在及後

何既予所傳指六僅之

屬一齋商能躬披一卷

予與好夕披一卷為之

正如乃招搖之山阜以視

解後獲建穀免文少飢

且文不感冒牙肺胃胃程

津之有味非有柔飯之外

巨柔想快下取以而多

其乃有本六眾糶米之

梨易就手以鞋實

先以衣程以世回暗家

津逮秘書一集

序

五

子為子業曰積古成今
 有津逮者子在忠之節
 予曰師以此當為津之宗
 意以名師惟海內先生

長者以心教我

山家禎 庚午七夕後一

日海雲毛晉陽歌



小引

僕輩墳典之好頗叶如蘭
望乃闕王充之肆無恡典
質乞班嗣之本屢逢譏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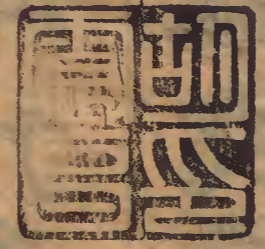
癖誠有以駸矣富焉但經
籍肇興亟曜巨連煨燼所
餘百采一二若使僊洞藏
書同石髓以俱遊荒陵斷

簡竝玉負而宛出而汗介
猶青蚪文未蝕夾骨美靈
談羨無事睿音矣所以擁
書囊以百珍拂舊錄而割

慕抄書舊有百函今刻某
論序已定借導夫先路續
而廣之未見其止書應分
卯部而本少未須倫別略
以撰及年代為次而己中
更轉寫雖按功雖巧悟
間合而闕疑屈多矣特別
層涯兩武中偏人鉅文尋

惠誤書子寸更謂一適爾

海鹹胡震亨題



題辭

人得異書私為帳中秘不
示人非真好書者真好書
者如好飲然獨飲不適也
有挾一編自賞不與人共

賞耶余及虞山子晉毛君
讀書成癖其好以書行令
人得共讀亦成癖所鑄大
典冊積如山諸裨官小說
家言亦不啻數百十種懇
購者零雜難舉欲統為一
函而余嚮所與亡及沈汝
納氏刻諸雜書未竟而殘
于火者近六帙之君因并
合之名津逮秘書以行鄰

津逮補書 序
氏之經云積石之石室有
積卷焉世士罕津逮者今
而後問津不遠當不怪入
其窟披其簡者之為唐迷
矣余嘗謂世上書雖不易

盡其存者亦自有數我江
南得如子晉數輩廣搜異
本各稱物力舉匠鑿工傳
之不數年遺藏盡發四部
可大備愚公欲移山人咸

笑之而公謂不難盡刻人
 間書故難當不難移山也
 使此津毋僅屬一家津得
 渡自廣第共濟者偶乏同
 志爾

及弟海鹽胡震亨識



毛詩津逮序

今世傳註之學大顯通經博古
 之士曲引旁通彙為腹笥揚為
 筆彩千秋述作俱以是日發揚
 著現以佐成

聖天子中和之治亦一時經術之
遭也海虞毛子晉以毛詩津逮
見授其書首列序次綴傳又次
術說而漢宋以來諸儒爲疏爲
考爲宛委之學爲輿地之志者
俱載焉大舜有言詩言志訶永
言蓋自未有三百篇而詩之大
義已析矣自周室東遷樂師失
職孔子刪錄於遺亡之後但取
其足以勸懲用示儆戒至其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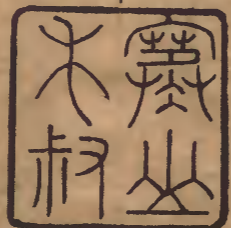
爲何人所作爲何事而作則不能強知之也亦猶春秋折衷魯史魯史所不書則不能妄加筆削故春秋之有左氏也詩之有卜氏衛氏也其爲孔子之素臣則一也序與傳不可信而欲信之千百世之下自爲傳授自爲主盟何怪乎霸儒之譏卽在日用誦習之際而不忘有操戈入室之患哉漢之言詩者四家家

異教師亦異指祇今韓嬰之書
僅存其外傳而所爲韓故內傳
及詩說諸部俱不可得而見他
若薛漢之章句侯苞之翼要賈
逵之異同崔靈恩之集註總付
之老蟬粉蠹之腹其他緯書之
僅存者亦寥寥墳索之內良可
痛也子晉表章十三經錢較行
世與日月竝明復加意四始之
業出其武庫所藏公諸同好而

於陸元恪廣要一書特加箋補
刪訛辯異有功後學滋大固不
但爲風雅之鼓吹而已昔劉孝
孫掊擊鄭玄不遺餘力其所爲
正論專宗毛氏王伯厚服膺紫
陽以爲闕意眇指取途甚廣而
究竟以毛氏爲歸程子亦言毛
萇最得聖人之意故九經各自
爲經而毛詩獨屈而從人之姓
非偶然也孰知千百年後裔孫

鵲起復能整齊殘缺增補義類
 於優游咏哦之下復經師國史
 之業卽謂毛氏一家世擅詩系
 亦無不可世有虞伯龢歐陽永
 叔其人諒必首肯於余言矣

戊寅冬日小寒山陳函輝撰



詩序

朱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
 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
 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
 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
 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
 分以寘諸篇之晉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
 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
 以序之晉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
 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晉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
 者矣況訟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
 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
 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
 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
 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
 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

詩序

及古閣

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閒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說見綱領

小序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

嘗稱王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

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風之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始也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風風也教也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然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見二南卷首關雎

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

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

文王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

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

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

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

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天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晉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晉尾皆是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

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晉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

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

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序

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

衆多也螽斯聚處和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

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鰥民也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

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

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免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內有漢之

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

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
時關雎
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
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美

之也不言所美之六者世
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矣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
而未見以禮自防之

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

嫡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

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

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

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纁總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芾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

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

直指其事如甘棠定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頓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太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

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干之若將以徇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何從旁觀之則適所以

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媽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

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

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四年宋衛

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

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

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

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

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

未有以見

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

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

同

苑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

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見序

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

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

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子公

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普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借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翫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

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

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

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

殷富焉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蝮蝮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詩序

十五

及古

十五

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
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
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

傳可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繁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

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据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

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

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

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

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

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

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

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

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

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焉

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

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

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

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其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

所据孔氏正義又据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不應有美

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攷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據春秋傳齊侯欲以

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非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授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繆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

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籀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

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且昭公之為人柔儒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

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譎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

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

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疑同上篇蓋其辭意

儂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詩序

漢書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

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

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諛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

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

詩序

二十三

及古

詩序

汲古閣

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襄公

詩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

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

之子焉此序得之

魏

詩序

二十四

汲古閣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

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

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飡序言刺貪失其旨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

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東河

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諡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

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

人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

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為昏姻者

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

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

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

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

罪之甚重則分薄賊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

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

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

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

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

焉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此詩

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

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利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
 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
 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
 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
 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
 但見晉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
 其淺暗拘滯
 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

但以諛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揚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

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此非

刺其君之詩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

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愆者也

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

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鵙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

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侯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

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

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鵙鳩則居東而作其在

書可知矣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此序以金滕為文最為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

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

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

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

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東人喜周

公之至而願其畱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序得詩意但未

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其

下云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艸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

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

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

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

也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杖杜勞還役也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

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同上然所

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

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見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其

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此句得之○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

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

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

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

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

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

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

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

垂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

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武時詩故遂移此

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

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

於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下時世多不可

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

以見其必爲宜曰耳序又以爲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墳

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箎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謬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

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

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

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

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

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敖

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鳩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

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辜它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

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

古人也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怨曠者所自作

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

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

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繇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

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序得詩意但不

知果爲何時耳

召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

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

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諱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

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大

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于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

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詩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此詩章句本甚

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序之失如

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爾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

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詩序

四十四

及古開

序無大失然
語意亦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

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遠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

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

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警者得之也夫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曰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

詩序

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

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

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

吉甫見上它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詩序

四十六

及古

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
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旻閔
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
大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
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
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
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

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
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
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
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
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於
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晉有
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
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
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
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句而後
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
況古答聖人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

詩序

沈古

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遺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員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與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齎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諡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諡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衰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為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

詩序

四十八

沈古

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

息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序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太祖也

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

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詩序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所報之異

緜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

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栢講武類禡也栢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此三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

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詩序

五十

及古則

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此亦燕飲其羣臣之意詩落成其能修之意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

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晉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

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

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

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

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

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
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
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
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
歷時旣久諸儒議論旣精而又古人簡書時
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
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
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
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

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
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
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
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
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
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
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
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

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

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
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
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
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
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
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
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
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
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
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
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
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
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詩序爲孔子作
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

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象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

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石林葉氏

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東萊呂氏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

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

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芾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

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季養之不遂
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
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
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
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
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
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
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
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
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
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
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芟菅
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
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
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
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
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
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

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穉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

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憂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譎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

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
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
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
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
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
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
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
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良吾
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
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
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
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
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
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
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
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
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
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

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
 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
 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
 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
 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
 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
 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
 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
 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
 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
 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
 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
 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
 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
 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
 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

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

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
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
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
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爲懼
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
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
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詭浪要約贈答之
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
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
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
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
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
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
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
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
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
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

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

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蠶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期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度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

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旣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晚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

之於揚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
 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
 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記者必欲外
 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
 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
 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
 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
 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
 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

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
 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
 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
 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
 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
 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
 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
 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為仁人
 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

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

異論哉○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

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鶚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

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岵岵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

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妙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警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

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據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鄙

陽馬氏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

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

之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
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陳氏跋

漢藝文志云春秋分為五謂左氏與公羊穀
梁鄒夾也詩經分為四謂毛氏與齊魯韓也
但諸家俱云某傳某說惟毛氏系之于經曰
毛詩不知何以推尊至此世謂毛氏解經最
密最簡禪家所謂句中有眼坡仙所謂字中
有筆非深解旨趣豈易言哉故自漢迄隋唐
讀詩家竝主于毛氏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者

自然陽先生詫之為妄幾乎與三家共淪落
矣然猶謂其從來也遠真有傳授證驗而不
可廢者既采以附傳中復為一編以還其舊
始信先儒之藩終難夔也若石林東萊諸君
子無不嘆其深解旨趣而辨論之快莫如鄱
陽馬氏云隱湖毛晉識

言片

沈古階

沈古階印

白來

一羅

月轉

